

# 遗产视角下的摄影档案与重访——以“百万庄老照新拍计划”为例

刘曜植<sup>1\*</sup>，隋靖怡<sup>2</sup>

(<sup>1</sup> 艺术家，北京 100028；<sup>2</sup>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44)

**摘要：**文章探讨了摄影重访（Rephotography）在建筑与城市遗产保护领域的应用价值与叙事潜力。文章首先追溯了摄影术作为遗产记录工具的历史演变，分析了重访摄影如何从 19 世纪的科学测量手段发展为 20 世纪的社会叙事媒介。通过分析马克·克莱特，埃德·鲁沙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等艺术上和实践上的经典案例，作者揭示了重访影像在表现时间连续性、记录微观城市变迁以及构建集体记忆方面的独特功能。在此基础上，文章以北京市首批历史建筑——“百万庄小区”为实践对象，详细介绍了“老照新拍计划”的实施过程。研究表明，基于社区参与的重访摄影可以通过私人影像补充官方档案的缺失，在原始居民与遗产空间的互动中激发居住建筑遗产的生命力，为社区更新中城市遗产的价值挖掘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关键词：**遗产；摄影；档案；重访；住宅；艺术史

**DOI：** <https://doi.org/10.71411/rwxk.2026.v2i3.1351>

## Photographic Archives and Rephotography from a Heritage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the "Baiwanzhuang Rephotography Project"

Liu Yaozhi<sup>1\*</sup>, Sui Jingyi<sup>2</sup>

(<sup>1</sup> Independent Artist, Beijing, 100028, China; <sup>2</sup>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value and narrative potential of rephotography in the field of architectural and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t first trac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photography as a tool for heritage documentation, analyzing how rephotography developed from a scientific measurement method in the 19th century into a medium for social narrative in the 20th century. By analyzing classic artistic and practical cases, such as those by Mark Klett, Ed Ruscha, and the National Park Service, the authors reveal the unique functions of rephotographic images in representing temporal continuity, documenting micro-urban transformations, and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Building 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takes the "Baiwanzhuang Residential District"—one of the first batches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in Beijing—as a practical subject, detail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Baiwanzhuang Rephotography Project."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community-participatory rephotography can

**作者简介：**刘曜植（1996-），男，研究方向：摄影，建筑史，建筑遗产

隋靖怡（1994-），女，研究方向：城市更新，国土空间规划

**通讯作者：**刘曜植，通讯邮箱：yl5168@columbia.edu

supplement the gaps in official archives through private imager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residential architec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original residents and heritage spaces, and provide a new pathway for exploring the value of urban heritage in community renewal.

**Keywords:** Heritage; Photography; Archives; Rephotography;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Art History

## 1 遗产中的摄影档案和重访

自 19 世纪以来, 摄影便在建筑遗产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一项可以客观记录场景的技术, 摄影以其纪实价值成为建筑研究中的重要工具。与传统建筑手绘的表现手法相比, 摄影往往被观者认为具有更强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正如罗兰巴特所言: 当我们观看一张照片时, 我们看到的并不是照片本身, 而是被拍摄的对象<sup>[1]</sup>。1851 年, 第一个由国家支持的遗产摄影记录项目“蓝图计划”(Mission Héliographique) 启动, 旨在记录具有特殊历史或建筑价值的建筑物, 并将其作为国家瑰宝加以维护。五位摄影师, 伊波利特·巴亚尔(Hippolite Bayard)、亨利·勒塞克(Henri LeSecq)、奥古斯特·梅斯特拉尔(Auguste Mestral)、居斯塔夫·勒雷(Gustave Le Grey)和爱德华·巴尔杜斯被派往不同地区, 系统性的拍摄由官方所指定的建筑物<sup>[2]</sup>。1852 年至 1877 年间, 摄影师夏尔·马维尔在巴黎拍摄了那些即将被奥斯曼(Haussmann, 1809-1891) 改造工程摧毁的旧城区。在当代, 德国摄影师贝歇夫妇(伯恩德与希拉·贝歇) 自 60 年代开始拍摄并记录德国的工业建筑遗存。他们所记录的影像使这些建筑获得了关注与保存。

而摄影中的重访, 或者说对同一场景的复现, 同样伴随着摄影术的发明一同诞生。当 1838 年达盖尔拍下《巴黎圣殿大道》的同一天, 他便再次拍摄了同一场景。(图 1) 当然, 这些早期重访摄影的案例中, 大部分作者并不是有意为同时展示两张照片而拍摄的。达盖尔的几张《圣殿大道》很可能就是在测试他新发明的银版摄影时为尝试不同曝光而拍摄<sup>[3]</sup>。而且达盖尔法的银版照片无法复制, 对于热门景点照片的销售自然催生出大量重复拍摄的照片。在 19 世纪后期, 随着摄影在科学测量领域的应用, 有意对同一场景重复拍摄的作品开始出现, 并在 20 世纪后半叶逐渐融入并成为摄影艺术表达的一种手法。

文章以笔者参与的一个社区遗产记录活动, “百万庄老照新拍计划” 为例, 探讨摄影中重访拍摄在建筑和城市遗产中的作用。通过发动社区居民征集百万庄社区的老照片, 再邀请照片中的居民本人来重访当年照片中的场景。在本项目中, 丰富的历史影像和居民的私人收藏体现出了百万庄社区这一历史建筑群的遗产价值, 同时将这里居民独特的经历和记忆展现给观众。正所谓“居住建筑是活的遗产”, 对原场景的重现使一张张泛黄的旧照片呈现了这里居民鲜活的生活状态, 也叙述了遗产社区背后更复杂的历史变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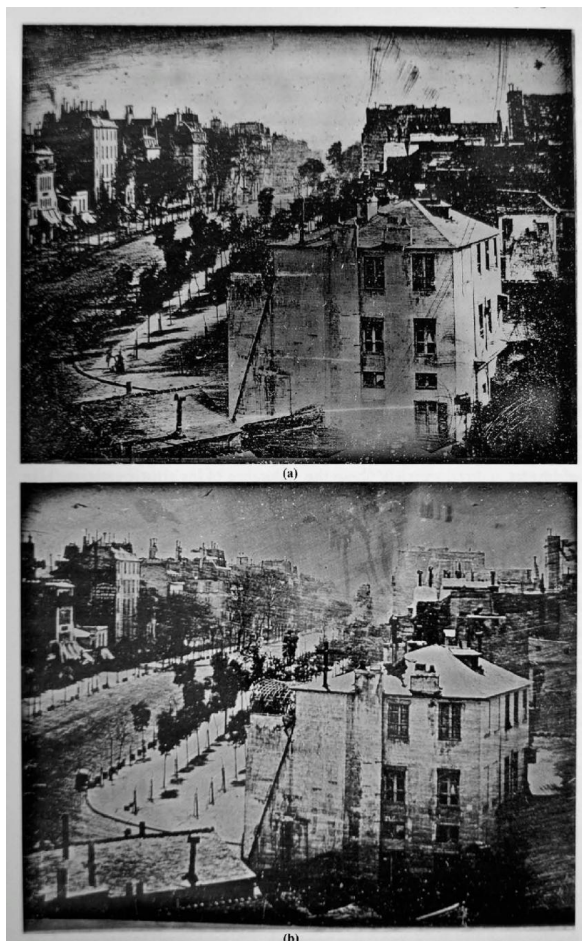


图1 达盖尔所拍摄的两张相同视角的圣殿大道 (图片来源: Louis Daguerre, View of Boulevard du Temple: (a) 8am and (b) 12pm. 1838/39. Daguerreotype, Bavarian Museum, Munich.)

## 2 遗产中重访摄影的应用

在本文中,摄影中的重访,或被称作“重拍”或者“再拍摄”(Rephotography),可以理解为在一张能被准确识别位置或被摄物体的历史照片的基础上在不同时间再次拍摄。在早期科学摄影测量的应用中,重访的照片往往以一种完美匹配的理想状态拍摄,即可以准确的对应原照片的位置和视角以展示同一场景中的某些变化。19世纪末,德国冰川学家塞巴斯蒂安·芬斯特瓦尔德(Sebastian Finsterwalder)在调查阿尔卑斯山冰川的研究中开创了重访摄影的科学应用。1889年,他通过摄影测量法首次绘制了准确的冰川地形图,随后他邀请其他摄影师在固定的地点上重复拍摄同一场景以记录冰川的运动<sup>[4]</sup>。不过随着后来重访拍摄在社会学和艺术领域中逐渐应用,对于拍摄的对象也从场景放宽到物体或人物。取景角度大致匹配,并在两张图片中至少存在一个可以辨识的主体即可。

在一组重访照片中,历史照片与现实照片的并置使得图像既可以表现场景或人物的连续性,同时也可以记录到时间流逝中产生的差异性。这种强烈对比使得影像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对历史或记忆的情感与反思。因此,自20世纪中叶以来,在以摄影为媒介的艺术创作中,重访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其中可能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美国摄影师尼古拉斯尼克松(Nicholas Nixon)的系列作品《布朗姐妹》(The Brown Sisters)。(图2)从1975年开始,作者开始为妻子与她的三姐妹(Bebe, Heather, Mimi, Laurie)拍摄合影,并约定此

后每年都再拍一张。而这一拍就持续了 40 多年，最近的一次公开展览的合影截止到 2022 年，尼克松仍在继续拍摄。这组作品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在于连续的影像使观者可以清晰的看到四姐妹在 40 年间的变化与衰老。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四姐妹的皮肤不再光滑，眼神也从青涩到深邃。不断变化的衣着也反映了 40 年间不同的流行趋势。虽然拍摄的场所并不固定，四姐妹的姿势也各不相同，摄影师在一些细节和呈现上还是保持了连贯性。每年的合影中四姐妹的站位顺序始终不变，而摄影师也一直使用 8x10 大画幅黑白底片去拍摄，让整体影调保持相同。《布朗姐妹》突破了传统纪实和肖像摄影中“决定性瞬间”的局限，将时间维度增加到了叙事中，并启发了此后代人的创作。与之类似的作品中，摄影师迪安娜·迪克曼 (Deanna Dikeman) 在作品《告别与挥手》(Leaving and Waving) 中则将场景固定在她父母位于爱达荷州的住宅车库旁。(图 3) 从 1991 到 2017 年的 27 年里，她拍摄每一次与父母挥手告别的影像。与《布朗姐妹》不同的是，在迪克曼的影像里祖宅周围季节的变化和日复一日父母充满爱意的挥手更加突出了时间流逝的伤感。在 2009 年的照片中，作者的父亲去世，此后照片中只剩母亲一人独自一人向观者挥手，而在 2017 年，作者的母亲也离世，整组作品的最后一张照片至此定格在空无一人的车库门前。



图 2 《布朗姐妹》(图片来源: <https://fraenkelgallery.com/portfolios/nicholas-nixon-brown-sisters>)



图 3 《挥手与告别》(图片来源: <https://deannadikeman.com/leaving-and-waving>)

不同于上述突出人物的重访作品中将时间流逝中感性的一面示人，摄影师马克·克莱特（Mark Klett）的《重访摄影调查项目》（Rephotographic Survey Project）则以一种极为冷峻与客观的视角展示了美国西部的百年变迁。（图4）1977年，克莱特与摄影史学家艾伦·曼彻斯特（Ellen Manchester）共同发起了这个项目。他们使用19世纪末首次拍摄西部景观的摄影师的作品，例如蒂莫西·奥沙利文（Timothy O'Sullivan），分毫不差的去还原当年的地点。克莱特在从事摄影师之前曾学习地质学，他的作品里就体现了如科学测量般的严谨性。在这组作品中，即使100年间景物的变化极大，作者还是在重访拍摄中还原了原始照片中的背景和前景。为了完美还原光影效果，他会选择相同的季节和时间段去拍摄。相机则使用了与19世纪末期常用画幅相似的8x10大画幅。1997年，作者再次重访了20年前自己曾拍摄过的地点，与之前的重访和历史照片一起形成了三个视角。克莱特的重访让影像揭示了更长时间跨度下，同时也更加宏观的变化。在他的照片里，有些山峰河流如亘古不变一般存在着，但很多地方也发生着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山谷变成水库，荒野变成城镇，城镇也可能化为平地。这些西部景观的变与不变，即包含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也是作者对百年前美国历史中西进运动记忆的思考。



William Henry Jackson, Mountain of the Holy Cross in the Great National Range, CO, 1873



Mark Klett and Gordon Bush for the Rephotographic Survey Project, Mountain of the Holy Cross, CO, 1978



William Henry Jackson, Moraines on Clear Creek, Valley of the Arkansas, CO, 1873



Mark Klett and JoAnn Verburg for the Rephotographic Survey Project, Clear Creek Reservoir, CO, 1977

图4 《重访摄影调查项目》（图片来源：<https://www.markklett.com/projects/rephotographic-survey-project>）

无论是尼克松和迪克曼摄影中记录的家庭或个人记忆，又或是克莱特作品中所承载的集体记忆，在时间轴上叠加的一层层影像构成了摄影档案。苏珊桑塔格曾写道：“收集照片便是

收集世界”<sup>[5]</sup>。遗产保护作为维护和传承这些记忆的工作，影像在其中就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照片可以描绘独特或者具有纪念性（Monumentality）的建筑，也可以记录城市隐秘的角落。照片可以直接参与保护或修复工作，也可以保存濒危的公共记忆<sup>[6]</sup>。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会图书馆自1933年开始资助摄影师进行美国历史建筑调查（HABS）项目，此后又扩展到工业遗产和景观，为后来重访摄影在遗产中的应用留下了海量的原始资料。在景观和文化遗产领域，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下属的公园和博物馆中经常使用不同时期的历史照片并置形成一组重访影像，应用在展览中以起到解释说明，引导游客路线的作用<sup>[7]</sup>。俄亥俄州的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故居是一个重访摄影在建筑遗产修复中应用的独特案例。始建于1859年的海斯总统故居曾被四代家族成员多次加建，后代在此一直居住到1965年。在这一个世纪中海斯的后代在这里反复拍摄的家庭照片无意识的构成了一个重访摄影的档案，不同时代的影像体现了其所代表的建筑和室内陈设风格。在近年来的修复中研究人员使用了这些室内照片在不同房间中还原海斯和子女及孙辈各自时代的陈设和装潢，以作为博物馆向观众展示<sup>[8]</sup>。

一些重访摄影作品因其对日常城市空间细致的记录而被学界重视。因其在科学测量领域的应用，城市规划和管理部门早在二战前便使用这一方法建立城市档案。纽约市在1939年和1982年两次系统性的拍摄全城所有的建筑以用作规划和税收用途（Tax Photographs）。美国艺术家埃德鲁沙（Ed Ruscha）在作品《日落大道上的每栋建筑》（Every Building on the Sunset Strip）中使用自己改装的连拍相机并将其架设在卡车上，沿洛杉矶的日落大道行驶并拍摄了道路两侧的每一栋建筑。他在1966年第一次拍摄的成果经编辑出版成书。（图5）不同于当时传统的摄影画册，这本书采用风琴折叠，使得所有照片都连续拼接，像散点透视的传统国画一样展开，并在每一栋建筑的图像下面标注地址。鲁沙的做法使得《日落大道》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以构造物和城市为主题的类型学或纪实类摄影；它们将匿名的建筑物归类在一起以服务于摄影师对其的定义，而鲁沙则通过精确的地址使照片中日落大道上平庸无奇的建筑摆脱了匿名性，赋予了这本书类似城市索引的功能。鲁沙使用汽车拍摄的手法也如实的还原了观者对日落大道实际感官。二战后因为洛杉矶失控的城市蔓延，汽车成为了绝对主流的交通方式。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人，绝大多数人的视线都是在汽车上匆忙扫过街边的建筑，而不是停下来驻足拍照<sup>[9]</sup>。但相比于这本书更鲜为人知的是鲁沙在1966年到2007年间曾反复10次以同样的方法拍摄日落大道。这40年间所产生的65000张照片反映了建筑立面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常被普遍忽视的变化。默默更名的餐厅招牌，改变商标的加油站，某个廉租公寓立面的更新，这些连本地居民都不会去记录的微小更新慢慢塑造了今日的洛杉矶，而鲁沙的照片将他们如实的登记在册。学界常以官方档案，开发商和建筑师的蓝图或者新闻报道自上而下的去开展某项研究，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只是20世纪美国城市物理空间变化的一小部分。个人或小企业主层面上的翻建或改变通常不会在正式档案上留下太多痕迹，更不用说洛杉矶大量底层移民群体的小产业或流动商贩了。鲁沙的影像档案为观者提供了一个平视街道日常生活的新视角，通过展示微观的变迁去叙述更宏大的故事。盖蒂基金会在2024年将全部照片数字化并建立了交互网站向公众展示，并为潜在的研究项目提供支持<sup>[10]</sup>。（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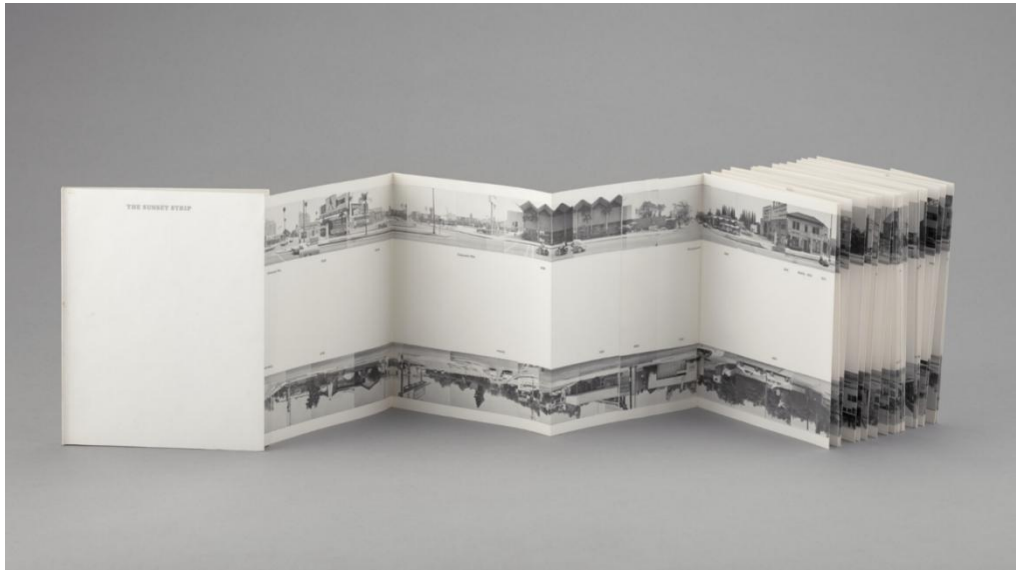


图5 Ed Ruscha, Every Building on the Sunset Strip, 1966 (图片来源:  
<https://www.moma.org/collection/works/146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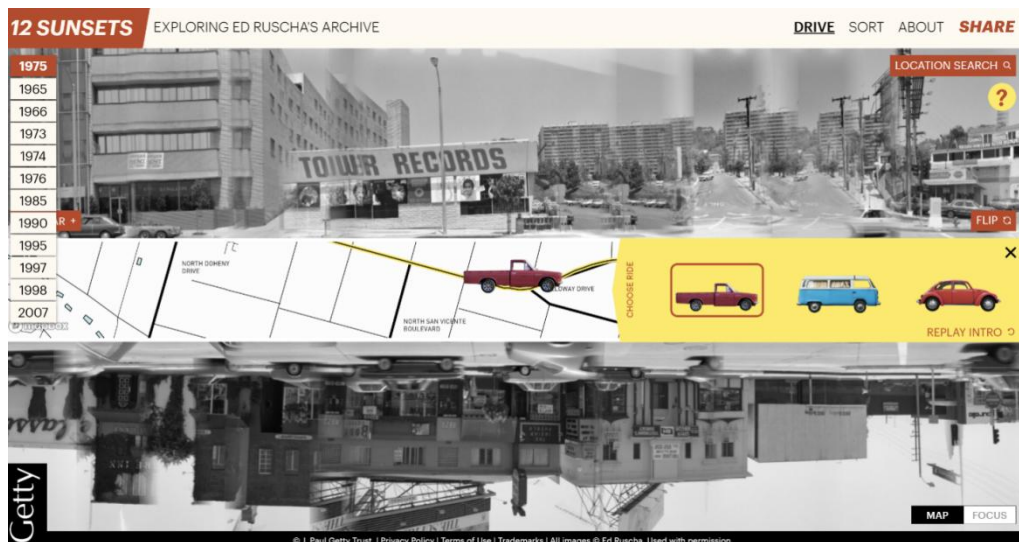


图6 盖蒂中心为鲁沙日落大道档案建立的网站 (图片来源: <https://12sunsets.getty.edu/map/>)

在大洋彼岸的亚洲，摄影同样很早就引入到了城市的记录的测量工作。日本摄影师木村庄八在1954年出版了摄影书《银座界限》，采用了与12年后鲁沙《日落大道》惊人相似的拍摄手法和书籍排版。（图7）很难不让人遐想鲁沙的创作是否受到了此书的影响。从1952年开始，北京市官方机构，如后来的北京市规划局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也开始系统性拍摄北京城中的建筑物和城市景观。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曾说：“人应该有档案，城市也应该有档案”。一支摄影师队伍迅速的组织起来使用摄影去调查北京的基础设施和城市风貌。除了设计院摄影师对新完工的建筑单体的拍摄外，这个摄影团队还在1953年采用了和上述介绍的两个外国作品类似的线性散点拼贴的方式记录了西单，东单，长安街，前门等地当时北京市主要街道的街景和建筑立面。这些影像成为了北京城市街景科学采集的起点，也是如今建筑和规划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当1980年代琉璃厂沿街建筑即将在城市更新中被拆除时，当年摄影团队之一的侯凯沅摄影师和徒弟刘锦标摄影师对沿街建筑立面进行了与50年代相同的线性散点拍摄。2009到

2012 年间，北京城飞速的发展启发了刘锦标摄影师去记录这 50 年间的变化。他从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万余张底片中挑选有代表性的街景，精确的重访了当年师傅们拍摄的位置，时间和视角，并在 2018 年出版了摄影图册《两代摄影师，一座北京城》。在本书中，照片中的场景按照主题归类，新老照片在对页并置，以及对照片中场景或建筑的地址和介绍。建筑摄影史学者孙昊德认为，对北京街景影像的重访是一种对城市形态变迁中集体记忆的建构和锚点，以及是在城市设计实践中北京建筑和风貌原真性的参考实例<sup>[11]</sup>。



图 7 木村 莊八，《銀座界限》，東峰書房，1954，（图片来源：[https://made-in-wonder.com/item\\_detail.php?item\\_id=7549&lang=en](https://made-in-wonder.com/item_detail.php?item_id=7549&lang=en)）

### 3 百万庄老照新拍

基于上述重访摄影中的遗产价值，中国青年规划师联盟（以下简称青盟）的爱上百万庄小组开展了“百万庄老照新拍”活动，自 2025 年夏天开始征集百万庄社区居民在本社区中所摄的私人影像，在原址精确的复现并拍摄当年的场景。百万庄小区建于 1953-54 年，占地面积 21 公顷，约 1500 户居民，是为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解决机关办公问题所建的四部一会大楼的宿舍区之一，与三里河一区为同时期设计建造的住宅。但相较于北京其他建国初期的住宅或宿舍区，百万庄小区的规模最大，建筑标准高，规划富有特色，同时现存的小区肌理也最完整，是不可多得的体现了北京早期现代主义住宅设计和规划的案例，在研究新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自百万庄小区建成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有多位国家领导人和著名文化人士曾在此居住生活，许多居民家庭中两代甚至三代人至今仍在此居住，生活方式延续至今，因此这里也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价值，是新中国社会和历史变迁的有力见证。百万庄小区在 2017 年入选“第二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录，在 2019 年成为北京市第一批历史建筑，青盟在此前对保护百万庄的呼吁和推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现有的相关研究和媒体报道中，大多有关百万庄建筑和规划层面上的历史和价值，以及对潜在社区更新计划上的讨论，而对于百万庄所蕴含的重要文化遗产上的开发和宣传并不多见。在国际上较为成熟的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规范中，以美国国家历史名录为例，其核心价值中包含“地点曾发生过重要历史事件”，“地点与历史中重要人物相关”，以及“地点代表了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这三种文化相关的价值评定。在百万庄入

选北京市历史建筑这一重要名录后，具体的保护，更新和开发方式至今仍悬而未决。在此背景下，对于百万庄文化遗产价值的探索 and 开发尝试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百万庄老照新拍”项目开始前，爱上百万庄小组已经开展过百万庄居民口述史收集活动。根据口述史活动中收集到的居民故事和人脉，小组在2025年6月到10月开始了第一批拍摄。2025年的拍摄以尝试不同的拍摄手法为主，参考目前效果较好的几个案例，计划在2026年通过与社区合作公开征集的方式来拍摄更多重访，并预计在2026年上半年举办第一次展览。笔者在此选取两个第一批拍摄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简单介绍：

1.项目拍摄的第一组重访照片的主角是陈瑾阿姨，一位百万庄的“原住民”。陈瑾的父亲陈达在抗战前就曾多次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是就读于中法大学化学专业的进步学生。新中国成立后，陈达投入到了有色金属产业的工作，在1956年调入冶金工业部，同年一家五口人分到了百万庄的房子。陈瑾阿姨成长于百万庄，至今仍然生活在百万庄，在此留下了非常多的影像回忆。小组在本次拍摄中选取了陈阿姨在百万庄不同年龄时拍摄的老照片，寻找与原照片中相似的位置，让陈阿姨摆出与照片中相似的姿势。照片中出现的其他人物则由小组成员扮演。

2.刘建国叔叔同样也是成长与百万庄的老居民。他的父亲刘贵福是八一式步枪的主要设计人，60年代分配到百万庄申区的房子。父亲去世后，他和家人换到了百万庄丑区，至今仍然住在同一间公寓中。刘建国叔叔是摄影爱好者，所拍摄和收藏的照片很多，时间跨度也很大，更幸运的是，他还能记得或分辨出大部分照片上的地点。有了这些优势，在这一组拍摄中可以更加准确的还原原始照片中的场景。此外，小组还根据刘叔叔的收藏拍摄了没有人物的小区环境重访，展现了几十年间社区环境的变化。



图8 《老照新拍，陈瑾，2025》，摄影：张云峰



图9 《老照新拍，陈瑾，2025》，摄影：张云峰



图 10 《老照新拍, 陈瑾, 2025》, 摄影: 张云峰



图 11 《老照新拍, 刘建国, 2025》, 摄影: 刘曜植



图 12 《老照新拍, 刘建国, 2025》, 摄影: 刘曜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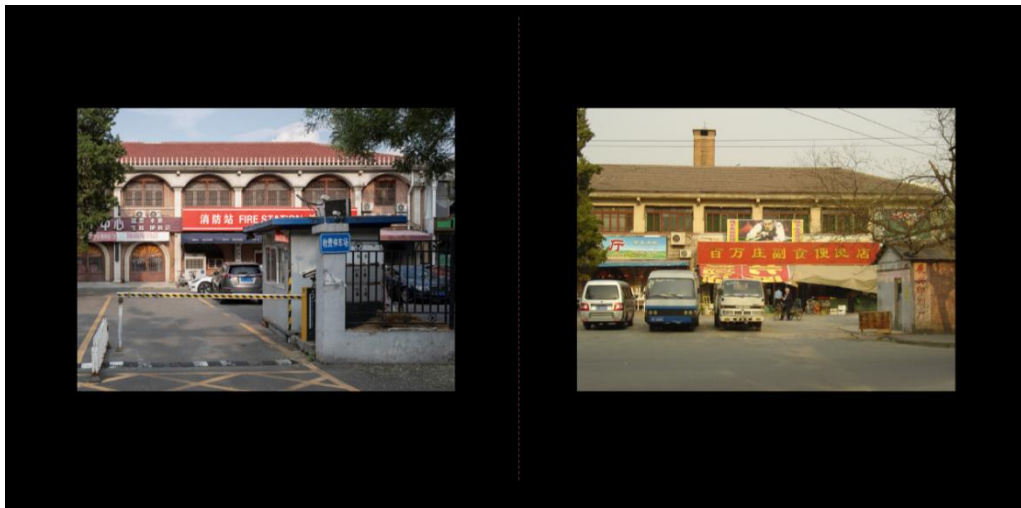


图 13 《老照新拍，刘建国，2025》，摄影：刘曜植

通过近半年来几次拍摄的经验，爱上百万庄小组已经收集并拍摄了多组百万庄居民的重访摄影，重访内容也不限于肖像，同时也包含建筑，场景和居民家里的老物件收藏。在百万庄小区评定为北京市历史建筑的六年后，小组希望将先前的史料收集调研工作继续推进，并将百万庄小区的遗产价值推广到更大的舞台。在拍摄中小组也发现了重访中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其一是在拍摄发现，由于多年以来百万庄小区环境肌理的变化以及居民停车的大量增加，很多场景已经难以准确复原。这一情况在拍摄陈瑾和刘建国的重访时均有体现，即使能精确定位到旧照中的站位，但是由于障碍物或其他原因被摄者或摄影师无法靠近，导致人物和背景的透视关系有所改变，更有一些照片因变化过大而无法找到位置。另外小组也面临照片档案资源不足的问题。由于我国在上世纪，尤其是建国初期，照相机在家庭中并不普及，多数人更不会将昂贵的底片浪费在平平无奇的场景中。所以对于百万庄初期日常场景照片的存世量可能并不大，即使有，大多也是在拍摄家人朋友的肖像特写。从刘建国的影集中我们也发现，大量包含百万庄普通街道场景的照片基本都是在彩色胶卷逐渐普及的90年代后拍摄。小组在之后的拍摄计划中会尝试动员社区力量，以尝试发掘出更多居民的私人影像，同时也可以另辟蹊径，从其他可能的来源，例如早期规划部门或者新闻报社的照片中选取并拍摄对场景的重访。

## 4 总结

通过对摄影重访历史脉络的梳理以及“百万庄老照新拍计划”的初期实践，可以看到重访摄影在遗产保护领域已完成了从早期科学测绘工具向社会或艺术叙事媒介的身份转变，并在其他国家广泛实践在遗产相关工作中。对上述跨越百年的影像实践进行梳理，可以得出重访摄影在遗产保护领域的三重核心价值：

首先，重访摄影构建了客观的视觉档案。正如马克·克莱特对美国西部的调查和埃德·鲁沙对日落大道的线性拍摄所展示的，景观与建筑的变迁往往隐藏在细微的日常更新中。重访摄影以特定的视点（Viewpoint）为基础，将孤立的瞬间连接成连续的时间线，捕捉到了官方宏大叙事之外那些关于植被演替、招牌更替、立面更新的细微变化。

其次，重访摄影提供了一个相对私人的视角去审视遗产的原真性。无论是尼克松对生命老去的记录，还是刘锦标对北京街景的跨时空复现，重访摄影都减少了传统遗产保护中与大众的疏离感。它将遗产从专家话语中的“物质遗存”转化为公众亲身参与或体验过的场景。通过呼吁公众的参与，重访摄影也可以将私人的视角和记忆参与进公共档案，成为遗产的一部分。

最后，重访影像为遗产的监测与干预提供了科学实证。HABS/HAER 等标准化档案的建立，证明了高质量的历史影像可以成为未来修复的参照。多幅历史影像所构成的重访则将影像的参考价值扩展到多时态，为遗产的修复和策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梁思成先生曾最早提出修旧如旧“的概念，他提到：“我还是认为把一座古文物建筑修得焕然一新，犹如把一些周鼎汉镜用桐油擦得油光晶亮一样，将严重损害到它的历史、艺术价值。”<sup>[12]</sup>如今遗产保护和近现代建筑领域不乏将建筑封存于“玻璃罩”内的过度修复，而能延续其生活气息和特质的保护却依然少见。“爱上百万庄小组”始终希望能在官方视角以外，将公众和志愿者的视角加入到遗产保护的工作中，而本次重访计划便是一次尝试。重访摄影可以是官方宏大叙事的重要补充。正如埃德·鲁沙对日落大道的记录所揭示的，城市变迁不仅发生在推倒重建的剧烈时刻，更发生于招牌更替、立面翻新等微观的日常之中。在百万庄项目中，居民私人影集中的街角与窗棂，填补了自上而下的规划档案在微观生活史层面的空白，为研究北京建国初期住宅和小区的真实生活提供了一手佐证。而那些因违建、车辆占用而无法复原的视角，也客观地呈现了历史建筑在当代城市生活压力下的现状。这些不能重合的照片恰恰是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直面的真实挑战。在拍摄陈瑾阿姨与刘建国叔叔的过程中，重访行为本身就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当被摄者的身体再次进入历史照片的空间，泛黄的影像被现代生活重新点亮。这种对比强调了原住民与建筑之间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展望未来，“百万庄老照新拍计划”将不仅限于静态影像的并置，更将尝试通过社区展览与数字化展示，将这些碎片化的私人记忆转化为公共遗产档案。它证明了在高速发展的城市进程中，我们可以通过摄影这一媒介来构建出一种具有连续性和公众参与感的城市史学。

#### 参考文献：

- [1] 罗兰巴特. 明室-摄影纵横谈[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5
- [2] Jesús Vassallo.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and Preservation, or The Problem of Truth and Beauty[J]. Future Anterior: Journal of Historic Preservation History Theory, 2014, 11(1): 15-33.
- [3] Bate, David. Daguerre's Abstraction[J]. Photographies, 2016, 9(2): 135-146.
- [4] Schaffland A, Heidemann G. Heritage and Repeat Photography: Techniques, Management, Applications, and Publications[J]. Heritage (2571-9408), 2022, 5(4): 4267-4305.
- [5] 苏珊·桑塔格. 论摄影[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9: 13
- [6] Ana Tostões, Braga A M. Preserving Collective Memory through Photography[J]. Future Anterior, 2013, 10(2): 82-98.
- [7] Noah P. Kerr. Cultural Landscape Documentation And Repeat Photography: Linking Framework And Practice[D]. Eugene: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Oregon, 2022: 73
- [8] Rutherford B. Hayes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s. Hayes Presidential receives major grant award for restoration of historic Hayes Home[EB/OL]. [2025-9-29]. <https://www.rbhayes.org/news/2025/09/29/general/hayes-presidential-receives-major-grant-award-for-restoration-of-historic-hayes-home/>
- [9] Mogilevich M. Monuments and Mediocrity: Landmarking Los Angeles[J]. Future Anterior, 2014, 11(1): 35-52.
- [10] Francesca Russello Ammon. Ed Ruscha's Street-Level View and the Postwar Redevelopment Vernacular[C], Ed Ruscha's Streets of Los Angeles: Artist, Image, Archive, City. 2025, 177-193.
- [11] 孙昊德. 北京街道立面摄影初探 1953—1963[J]. 城市设计, 2018(2): 84-93
- [12] 陆宗润. 修旧如旧”再议[N]. 光明日报, 2025-05-14(5).